

話 絲

期十五第

版出一期星每

廣告費

每方寸每期五角十期以上七折二十期以上對折

報 費

每份本京銅元四枚外埠連郵費二分半年五角全年一元郵票代價以九五折計算

地 址

北京大學第一院新潮社

論小說的瀏覽和選擇 魯迅譯

下

至于白司各得以至布勒威爾的小說，也不待現在再來向你推薦能。在這一類小說上，司各得大概還要久久稱為巨匠，不丢掉今日的聲價；又，布勒威爾的「朋卑的末日」(The Last Day of Pompeii)，則在 Kingsley 的「Hy Patia」，梅壘什珂夫奇的「羣神之死」，顯克微支(H.Sienkiewicz)的「你往何處去」(Quo vadis?)，Ernst Eckstein 的「Die Claudier」及其他許多小說上就可見，是成了敘述基督教和異教底文化之間的反對及戰鬥的一切晚近小說的原型的。——羅馬主義(Romanentum)與其強敵而又是勝利者的日耳曼主義(Germanentum)的鬥爭，則在 Felix Dahn 的大作「羅馬奪取之戰」(Ein Kampf um Rom)裏。以很有魅力的筆，極美麗地寫着。這小說，普通是當作 Lahn 的創作中的主著的，但是，與其這一

種，我却願意推舉他後來的，用了一部分押着頭韻的散文體所寫的「亞甸的慰藉」(Odin's Trost)。我從這所描寫的日耳曼的宗教以及其英雄底而且悲壯的世界觀所得的強有力的印象，可用以相比較者，只有跋格納爾(B.Wagner)的「Der Ring des Nibelungen」所給與于我的而已。

次于 Dahn，以極有價值的作品，來豐饒歷史小說界者，是 Taylor(真名 Hausrath)，是哈兌堡大學的神學教授)，Ebers Freytag 等，而且他們是仗了那些作品，證明着學者和教授也可以兼為詩人，即能夠將那研究的結果，詩底地描寫出來的。由此看來，若干批評家的對於所謂「教授小說」(Professoren Roman)，大概看以輕侮的 眼的事，正如許多音樂家不顧及大多數的大作曲家也是樂長(Kapellmeister)的事實，巧妙地造出了「樂長音樂」(Kapellmeister Musik)這句話，却用以表示輕蔑的意思，猶言缺乏創意的作曲家；是全然不

當，而且可笑的。——大概，凡歷史底作品，不問是什麼種類，總必得以學究底準備和知識為前提，但最要緊的，是使讀者全不覺察出這事，或者竭力不使覺察出這事，又或者在本文之中，不使感知了這事。——所謂「教授文學」這東西，事實上確是存在的，但我所知道者，却正出于並非教授的人們之手。使人感到困倦無聊者，並非做詩的學者，的是教授的詩人；用了不過是駁難的備忘錄的學識，他們想使讀者喫驚，但所成就，却畢竟不過使自己的著書無味而乾燥。將這可笑的術學癖的最燦然的例，遺留下來的，是羅培弗爾(Gustave Flaubert)和亨俄(Victor Hugo)。前者在「聖安敦的誘惑」(La tentation de St. Antoine)裏，後者在「笑的人」(L'homme qui rit)和「諸世紀的傳說」(Légende des Siècles)裏。但是，要而言之，歷史底「教授小說」的——而且令人窒

本 期 目 錄

- 論小說的瀏覽和選擇 魯迅
- 杭州城站 平伯
- 遵主聖範 子榮
- 花炮 馮文炳
- 故事 李金髮
- 蛇郎精 張荷
- 高爾基及其他 凱明
- 禮部額外文件 豐廉

的本義的「教授小說」的——理想底之作，則是“Salambo”！和這相類的拙笨事，是希望影響及于許多人，因而也願意誰都了解的文學家，却來使用那只通行于或一特殊的社會階級中的言語 (Jargon)，或者除了專門家以外即全不知道的術語，而並不附加一點說明。對於良趣味的這迂拙的辦法或罪惡，是近代自然主義者最為屢犯的。我想，從頭到底，懂得左拉的“Germinal”的讀者，恐怕寥寥可數罷。如果是一五一十，懂得其中的話的人們，究竟會來看這一部書不會呢。——

良好的歷史文學和近代的風俗小說，在我，是常作為最上的休養和娛樂的。自然，我所反反覆覆，閱看，或者繙檢，而且不能和這些離開的作品，委實也不過二十乃至三十種的我所早經選出的故事——意大利的東西，即 NO. 1 的「約婚的男女」也在其內的。——我在這三十種的我的愛讀書之中，我即能得到我對於凡有小說所要求的一切。這些小說。將我移到古的時代和未知的文明世界去；將我帶到那在我的實生活上決沒有接觸的機會的社會階級的人們裏。而且也將許多已經消去的親愛，再帶到我的面前來。——詩人的構想力 (Poetic Imagination)，藝術和經驗所啓示於我的世界，在我，是較之從我自己的經驗所成的現實世界，遠有着更大的價值和意義的。這也並非單因為

前者是廣大而豐富得多，乃是詩人的豫感能力 (Anticipations Vermoegen)，比起我的來，要大到無限之故；這力，是詩人所任意驅使，而且使詩人認識那全然未見的东西，全然的在他的地平線之外的東西，和他的性質以及他的自我毫無因緣的東西，並且不但能將自己移入任何的魂靈和心情生活而着想而已，還能更進而將自己和牠們完全同化的。——我之所以極嫌惡旅行，極不喜歡結識新的相識，而且竭力地——只在萬不能免的時候——不涉足于社交界者，就因為我之對於世界和社會，不獨要知道牠的現實照樣，還要在其真理的姿態上（即柏拉圖之所謂 Ideas 的意思）知道牠的緣故。而替代了我，來做這些事的，則就是比我有着更銳敏的感官和明晰的頭腦的詩人和小說家。假使我自己來擔任這事，就怕要漏掉大部分，或者不能正確地觀察，或者得不到啓發和享樂，却反而只經驗些不快和一切種類的掃興的罷。——（下略）

杭州城站

平伯

讀延陵君的巡迴陳列館以後，（文載我們的六月）那三等車箱中的滋味，垂垂的壓到我睫下了。在江南，且在江南的夜半，那不知厭倦的火車駛着一大羣跌跌衝衝的三等客人歸向何處呢？難怪延陵說：『夜天是有限的啊！』我們不得不繫繫於我們的歸宿。

以下自然是我個人的經歷了。我在江蘇的時候最喜歡趁七點多鐘由上海北站開行的夜快車向杭州去。車到杭州城站，總值夜分了。我為什麼愛搭那輛車呢？佩弦代我說了：『堂堂的白日，界畫分明的白日，分割了愛的白日？豈能如她的繫着孩子的心呢？夜之國，夢之國，正是孩子的國呀；正是那時的平伯君的國呀！』（見憶的跋）我雖不能終身沈溺於夜之國裏，而牠的邊境上總容得我的幾番乍子。

您如聰明的，必覺得我的話雖娓娓可聽，却還有未盡然者；我其時家於杭州呢。在上海作客的苦趣，形形色色，微塵般的壓迫我；而杭州的清暇甜適的夢境悠悠幻現於眼前了。當街燈乍黃時，身在六路圓路的電車上，安得不動『歸歟』之思？於是一個手提包，一把破傘，又匆促地搬到三等車箱裏去。火車奔騰於夜的原野，喘吁吁地駛着我回家。

在煩倦交煎之下，總快入睡了。以汽笛之笑嘶，更聽得茶房走着大嚷：『客人！到哉；城站到哉！』始瞿然自警，把手掠掠下垂的亂髮，把袍子上的煤灰抖了一抖，而車已慢慢的進了站，電燈迫射惺忪的眼，我「不由自主」的擠下了車。夜風催我醒，過懸橋時，便格外走得快。我快到家！

不說別的，即月台上兩桁電燈，也和上海北站的相同；站外兜攬生意的車夫儘管粗笨，

也總比上海的「江北人」好得多了。其實西子湖的嫵媚，城站原也未必有分。只因爲我省得已到家了，這不同豈非常然。再要說爲什麼不同，那是傻子了。

她的寓所距站只消五分鐘的人力車。我上了車，左顧右盼，經過的店舖人家，有早關門的，有還亮着燈的，我必要默察他們比我去時，（他怕相距只有幾天，）有何不同。沒有，或者竟有而被我發見了幾個小小的，我都會覺得欣然，一種莫名其妙的欣然。

到了家，敲門至少五分鐘。（我不預報未必正確的行期，看門的都睡了，）照例是敲得響而且急，但也有時緩緩地叩門。我也喜於夜深時躑躅門外，間看那嚴肅的黑色牆門和清淨的紫泥巷陌。我知道的確已到了家，不忙在一時進去，馬上進去果妙，慢慢兒進去亦佳。我已預囑有明艷的笑，迎接我的歸來。這笑是十分的「靠得住」。

從車安抵城站後，我就體會得一種歸來的嬌傲，直到昂然走入自己常住的室爲止。其間雖只有幾分鐘，而這區區的幾分鐘便是一完整的，而且是精粹的生命。彷彿小孩鬧了半天，抓得了糖，却不就吃，偏要玩弄一下，再往嘴裏放。牠平常吃糖是多們性急的，但今天因爲「有」得太牢靠了，故意慢慢兒吃，似乎對糖說道：「我看你還跑得了嗎？」小孩在這時是何等的驕傲，您替牠想一想。

城站無異是一座迎接我的大門，距她的寓又這樣的近；所以一到了站，歡笑便跳躍於我懷中了。無論在那一條的街巷，那一家的舖戶，只要我凝神注想，都可以看見她的淡淡的影兒，我的渺渺的舊蹤跡。覺得前人所謂「不怨橋長，行近伊家土亦香。」這個意境是實有的。

以外更有一樁可笑的事：去年江浙戰時，我們已搬到湘樓，有一天傍晚，我無端觸着煩悶，就沿着湖邊，直跑到城站，買了一份上海報，到站台上呆看了一會來往的人。那麼一鬼混，混到上燈以後，竟脫然無累的回了家。環很驚訝，我也不明白所以然。

我最後一次去杭州，從拱宸橋走，沒有再過城站。到北京將近一年，杭州非復我的家鄉了。萬一重來時，那邊不知可還有認識我的嗎？不會當我異鄉客人看待嗎？這真是我日夜縈心的。再從我一方面想，我已省得那兒沒有我的家，還能保持着孩子的驕矜嗎？不呢，我想不出來。若添了一味老年人的惆悵，我又希罕牠做什麼？然而惆悵不是珍貴的趣味嗎？我將奈何？！真的，您來！我們仔細商量一下：我究竟要不要到杭州去，尤其是要不要趁那班夜車到杭州城站去，下車乎？不下車乎？兩爲難！我看，還是由着牠走，到了開口，露宿於錢塘江邊的好。城闌巷陌中，自然另外有人做

他們的好夢，我不犯着討人家的厭。

「滿是廢話，聽着江南去年唱過之舊戲，又在那邊新掛了，滬杭車路也不通了，您到那兒去！杭州城站嗎？」

十四，十六，北京

遵主聖範

子榮

茶話之四

前幾天在東安市場舊書攤上見到一冊洋裝小本的書，名曰遵主聖範，拿起來一看，原來乃是 *imitatio Christi* 的譯本。這是一九一二年的有光紙重印本，係北京救世堂（西什庫北堂）出版，前有一八七五年主教賴斯田的序文。

這部遵主聖範是我所喜歡的一種書，（我所見的是兩種英譯，）雖然我不是天主教徒。我聽說這是中世紀基督教思想的一部代表的著作，却沒有道學家的那種嚴厲氣，而且牠的宗旨又近於神秘主義，使我們覺得很有趣。從文學方面講，牠也是很有價值的書。據說這是安瑪肯比斯（Thomas Kempis 1379-1471）做的。他與波加屈（Giovanni Boccaccio 1313-1375）雖是生的時地不同，思想不同，但同是時代的先驅，他代表宗教改革正如波加屈代表文藝復興的潮流。英人瑪格納思（Laurie Maguire）在歐洲文學大綱卷一上說，

「出世主義是遵主聖範的最顯著的特色，猶如現世主義是十日談(Decamerone)的特色。我們回顧過去，望見宗教改革已隱現在那精神的要求裏，這就是引導安瑪往共生宗的僧院的原因：我們又回顧過去，從波加屈的花園裏，可以望見文藝復興已隱現在那花市情人們的決心裏，在立意不屈服於黑暗與絕望，却想用盡了官能的方法去反抗那一般的陰暗之計畫裏了。無論在南歐在北歐目的是一樣的，雖然所選的手段不同。共同的目的是忘却與修復；忘却世上一切的罪惡，修復中古人的破損的心，憑了種種內面的方法。十日談裏的一個貴女辯解她們躲到鄉間去的理由道，「在那里我們可以聽到鳥的歌聲，看見綠的山野，海水似的動著的稻田，各色各樣的樹木。在那里我們又可以更廣遠地看見天空，這雖然對我們很是嚴厲的，但仍有牠的那永久的美；我們可以見到各種美的東西，遠過於我們的那個荒涼的城牆。」正是一樣，安瑪想忘却他的心的荒涼，憑了與天主的神交修復他精神的破損。」

這一部中世紀的名著中國早有了漢譯，這是我所很欣喜的。據類斯田主教序上說，「其繙入中國文字者，已經數家，但非文太簡奧，難使人人盡解，即語太繁俗，且多散漫，往往有晦作者之意，」可見很早就有譯本，可惜我們都不知道。單就這一八七五本來說，也就

很可珍重，計那時正是清光緒元年，距今不過整五十年，但是文學翻譯的工作還未起頭，就是最早的冷紅生也還要在二十年後，而遵主聖範新譯已出，並且還是用「平文」寫的，更是難得了。自然，新舊約的官話譯本還要在前，譯時都從宗教著眼，並不論牠文藝的價值，這也是的確的，但我們無妨當牠作世界文學古譯本之一，加以把玩。遵主聖範的譯文當然不能說是十分滿意，然而在五十年前有這樣的白話文(即平文)，也就很可佩服了。今抄錄卷一第五章的譯文于下，以見一斑。

論看聖書

「看聖書，不是看裏頭的文章，是求裏頭的眞道；是欲得其中的益處，不是看文詞的華美。看書之意與作書之意相合，方好。要把淺近熱心的書與那公理高妙的書一樣平心觀看。你莫管作書者學問高低，只該因愛眞實道理，纔看這部書。不必查問是誰說的，只該留神說的是什麼。」

人能死，天主的眞道常存。不論何等人，天主皆按人施訓。只因我們看書的時候，於那該輕輕放過的節目偏要多事追究，是以阻我們得其益處。要取聖書之益，該謙遜，誠實，信服，總不要想討個博學的虛名。你該情願領聖人們的教，緘口靜聽。切莫輕慢先聖之言，因為那些訓言不是無緣無故說出來的。」

又如卷二第十二章論十字聖架之禱語十四節中有這幾句話，

「你須眞知灼見，度此暫生，當是刻刻赴死。人越死於自己，則愈活於天主。」這譯語用得如何大胆而又如何苦心，雖然非支及拉耳特(Finogorid)的徒弟決不佩服，我却相信就是叫我們來譯也想不出別的法來的了。

末了，我又想起來了，倘若有人肯費光陰與氣力，給我們編一本明以來的譯書史，不，就是一冊表也好，——那是怎麼可以感謝的工作呀。

花炮

馮文炳

近來沒有整時間容我執筆，久已着手的一部東西，終於不能成器。清閒的心，不時欲依然保住，結果便留下這一點點。中秋夜北海觀花炮，倒也紅綠得可愛，這算是我的花炮而已。十月十七日。

一 放牛的孩子

我要把我的牛拴住，去尋我的梅姐。我親眼看見她出來哩，並不邀我一聲！——難道我有什麼得罪了你不成？只是昨天，昨天我兩人鬥草，我給她輸了，我說，梅姐，我不輸，我的這一對奶怎會一天一天的長高了呢？他是把草汁兒來變的(一)。但是，今天早晨她不還給我兩顆葶藶嗎，說是她爸爸在街上買回的？決

不是爲了這個。啊，是的，那邊山上滿山的映山紅，梅姐一定是折花去了，我且去看看。

喂，你這牲口，這裏的草多麼青，你就在這裏吃罷。

梅姐，你一個人玩得起勁嗎？我離了你是
不行的！你看，這泉水是多麼清涼，這石頭是多麼潔淨，竹子就長在石頭縫裏。這裏洗腳是多麼好呵，就坐在這棕櫚樹的腳下，他好像一把扇子，替我們遮住太陽。我真喜歡，我們的山上有許多棕櫚樹！那邊又望得見我的牛哩。

梅姐，你真是——你一個人跑到那裏去了呢？

喂，那山腰裏——是的，正是梅姐的牛！梅姐的牛也是多麼好看呵，黑地帶花。我且慢慢的走，去嚇她一下，——不，那不是玩的，嚇她會對你哭起來的。

這牲口只曉得吃，你聽，他吃得多麼響！我且伏在這裏探望一探望，——好紅的花呵，紅得對太陽眨眼哩！——不，是對太陽笑。——梅姐在那石橋底下哩！梅姐，你爲什麼跑到這山凹裏來呢？我且不嚷，下去看她做什麼。哈哈，好像一隻鸞鷁，梅姐，你洗澡嗎？——你爲什麼不答應我呢？——好好的撒那棕櫚樹做什麼呢？哈哈，她坐下了，她躺在青草上了，把棕櫚樹的葉子遮住了臉。

我並不是來羞你的，我只問你爲什麼瞞着我一個人來？這許多的映山紅都是你折下來的

嗎？這裏是你的衣裳，我遞給你穿着罷。你的牛會偷偷的跑了哩！起來罷，不要老是蒙着，我替你揭開，——你看你看，她把眼閉着迷迷的笑哩！

註(一)門草是小孩子在草地上一種遊戲：人人折一根草，把草汁擠出，互相攝引，被攝去者爲輸。

故事

李金髮

我的哀感向四處奔竄了，
有一個(慢性的)還睜眼到街頭，"Min en groi"的絃處，
我得了些什麼脚疾療愈麼？

「上古有個王國，我的祖母如此說，
僅有母親和兒子，大兒Oriani是很小的，
後來孩子到東方經商去了，從波斯
來信說：身體無恙，
神戶來信說：他愛上男爵的女兒。
時間一日一月過去，母親在園裏拾落
下的櫻桃，看平原上的「聯地針」。
有一天，是聖誕的前一夜，
孩子回來了，騎上一白色的花馬，
外衣掛在右肩上，
雖增一點鬍子，但瘦極了！
母親說：我的兒子，上帝是仁慈的……

兒子戰慄說：我失了一切所有……
要繼續說時，倒下來了，
母親亦顛踣在尸上，
Oriani倒歡喜了，
將他們的肉

作了半月的食料，
後來亦跑到海岸上去過活，
從沒有再見過他。
這個王國於是再沒有生人，
只蘆草，和夜合花，與蟋蟀
相對而嗤笑。」

蛇郎精

張荷

從前有一老人，生有三個女兒。
一天，老人要上山去砍柴，他的三個女兒
不約而同的要他每人採一朵花給她們；老人答
應走了。
老人正將花摘下的時候，忽然給蛇郎精
道了，牠立時變了一個美少年問老人道：
「你採花是給誰戴的？」
「採給我老母的。」他就說了一個謊。
「你的母親老了，還戴這樣鮮艷的紅花？
不信！」
「哦，我說錯了！是老婆戴的。」其實，他
的老婆早已死了不知有多少年了。
「老婆戴的？也用不着這種花！」
「那末——」他實在是計窮了。

「哼！你不說嗎？——」

老人知道遇見蛇郎精了，連忙道：「是我的——我的女——女兒戴的。」他好像有點口吃似的說了。

「你一共有幾個女兒？」蛇郎又問。

「三個。」老人懊喪地答。

「她們長得怎麼樣？」

「長得腳大，次的臉麻，只有幼的長得頂好。」

「那我就娶你的第三個女兒為妻罷；天明送來！一定的！不然，哼哼，就要吃你！」說着就走了。

老人也不敢反抗，只得蹙着額很不樂的躡着回家。

「爸爸，紅花呢？花呢？他一到門三個女兒爭着要花。」

「花是在這裏，——可是——」她們都很驚異的望着，不知究竟是什麼一回事；老人只得將剛才碰着蛇郎精的事不漏一字說了。於是老人對大女兒道：

「你願意嫁蛇郎呢還是讓牠吃我？」

「情願吃老子，不可嫁蛇郎。」大姐說了，便很氣忿的出去了。

「那末，你呢？」他又指着二女兒說。

「情願吃老子，不可嫁蛇郎。」她以為嫁給蛇郎是一件危險的事。最後，那失望的老人只得又問三姐的意見。

「情願嫁蛇郎，不可吃老子！」她很堅決的答她可憐的絕望的老父。

第二天，她的兩位姐姐很覺快樂，把紅繩給她打了辮子，昨日老人採的很嬌麗而鮮艷的紅花也插在她的頭上；就由老人送去嫁給蛇郎了。

「她是多麼愚笨，願意嫁蛇郎，那是一定的，她是要被牠吃了的；這是一定不會錯的！」大姐和二姐都是這般地想。

三姐和蛇郎做了夫婦以後，兩人很和愛；蛇郎的家裏很富有，住的，用的都以金銀做成的，——這使二姐羨慕不了。

有一天——那時蛇郎却出外去了——她打扮得很整齊來會妹子；走過門檻時她問妹妹：

「叮叮噹噹什麼響？」

「金門檻，銀門檻，叮叮噹噹響。」

又到妹子的臥室來了，她又問：

「叮叮噹噹什麼響？」

「金帳鈎，銀帳鈎，叮叮噹噹響。」

她聽了覺得這真是天堂了，用不完又吃不完；她又說：

「妹妹，我們用鏡子照一照：到底是誰好看？」這一照不要緊，却把她氣死了；她的臉既粗且陋，又是一臉的麻子，自然不能與三姐爭勝了。她又想了一計，對三姐說：

「妹妹！你的衣服把我穿，我的給你穿，再到井上去比比看，到底你比我好看不？」三姐究竟年小，不知什麼事，就從了她的話；那

曉得到了井邊，二姐乘她不備，就推下井裏去了！於是她靜候蛇郎歸來。

蛇郎來了看見她覺得和三姐有些不像——雖然衣服一樣。

「你的臉為什麼麻呢？」蛇郎問。

「那是在麻皮袋上睡了一下，就印成麻了！」

「腳怎麼這樣地大呢？」

「今天我挑了幾擔水弄大的。」

蛇郎也就不問什麼了；這時被二姐推在井裏的三姐變成了一隻烏黑的小雀，口中只是不住地叫：「姐姐羞，姐姐羞！姐姐不要臉，姐姐不要臉！」蛇郎覺得很奇怪，就向小雀說：

「你若是我的妻子，就飛到我的袖中來！」說也奇怪，那隻黑雀便鳴的一聲飛來了；蛇郎沒有法想，只好關在籠裏面，牠口中還是「姐姐羞，姐姐羞！……」喊着。二姐聽了也奈何牠不得。

有一天，蛇郎有事出去了；那三姐的化身——小雀，依然「姐姐不要臉！姐姐不要臉！……」不住地叫；她實在聽得不耐煩了，就把牠結果了性命；等蛇郎回來時，那隻可憐的小雀已煮得香噴噴了！吃時：蛇郎連說：「好吃！好吃！」二姐吃的却都是骨頭。後來，那丟在外面的骨頭的所在，竟生長出一株枇杷樹來，蛇郎吃的枇杷，又香又甜；二姐吃的却是糞！……

一四：九，四。武昌紫陽橋西。

凱明先生

讀了雪林君的菜瓜蛇的故事，不禁記起兒時在故鄉——憶州——聽得的蛇郎精來。這個故事和雪林君所述的很多雷同之處，然而正因為如此，才寫出來寄給你。我想紹興一定有類此的故事，很希望先生能寫出來供我們一閱。

蒐集這些故事，誠如你所說，「不是傳說學者好資料，也是極好的民間文學。」并很盼望先生能將語絲上登載的故事刊成如徐文長故事集那樣的小冊子。

臨了，我為希望大家把各人知道的故事寫一點出來，不唯可供傳說學者之研究，就是生命史上最初的一頁——童時，也可很甘甜的回憶一下。九月四日，張荷，于武昌。

凱明案，紹興通行的故事叫作蛇郎，大概與此篇相同，唯末尾說二姐擲那棵樹砍去做成燒火凳，蛇郎可以安坐，二姐坐時就會跌交；她劈了當柴燒，蛇郎燒了沒有什麼，二姐去燒，柴就爆起來，把她的眼睛炸瞎了。但這個亦不過是一種說法，有人說得略有不同。紹興又說三姐溺死變成清水鳥 (Chingsvrtian)，歌曰，

「姊姊羞，爛狗脚；
穿我鞋，爛狗頭！」
照我鏡，爛狗頭！」

清水鳥係一種小鳥，常在「清水糞池」邊啄食虫蛆，故名。三姐被推入清水糞池，所以化為此鳥，這里又含有事物起原傳說的分子了。

記錄故事，有兩件事很要注意。一即如張先生所說，在特殊的新奇的以外，更要蒐錄普通的近似以至雷同的故事，以便查傳說分布的廣遠。二即如實的抄錄，多用科學的而少用文學的方法。大凡這種蒐集開始的時候，大家多喜歡加上一點藻飾，以為這樣能使故事更好些；這是難怪的，但我們不可不注意，努力免避。不增減不改變地如實記錄，于學術上固然有價值，在文藝上却也未必減色，因為民間文學自有牠的風趣，足以當得章大愚氏「撲壯生逸」四字的品評。全體敘述可用簡潔的國語，但其中之韻律語，特殊名物，及有特別意義的詞句，均須保存原本方言，別加註釋。我很想編一本小冊子，集錄故鄉的童話，只是因為少小離家而又老大不回，所以這些東西幾乎忘記完了，非去求助于後生家 (Chenwangshao) 不可。這項事業值得專門學者畢生的攷究，現在却還沒有人出來，要我們只會念咒的人爬過砧板去代做菜，實在可笑極了。——我們可笑，中國的學術界也著實可笑。

九月十一日。

高爾基及其他

風光

一個美國人去問高爾基 (B. Gorky) 「那一篇小說是你的最好小說呢？」高爾基想了一刻，纔笑着回答：「我的最好小說嗎？現在還沒有寫。」

但是我們的聰明的小說月報記者，却已經替他替高爾基回答了。小說月報第十六卷第四號，因為登載了一篇高爾基的「我的旅伴」，於是「最後一頁」上便說：

「我的旅伴使我們見到高爾基的偉大精神與他的微妙的描寫。像這一類的活潑潑的寫第四階級的生活及游惰的少年心理，在世界文學庫裏，似乎是第一篇，而且是不朽的一篇。」

前兩天有幾個朋友到俄國去，其中的一個女朋友到我這裏來辭行，我請她喝酒，酒酣耳熱之餘，我笑着對她說：

「你到俄國以後，如果看見高爾基，你可告訴他，他的最好小說，我們的聰明的小說月報記者已有定評，是一篇我的旅伴。你更告訴他，這篇小說就是在世界文學庫裏，也是第一篇，而且是不朽的一篇。高爾基平常極喜歡恭維，他聽見這話一定很歡喜。你可以更告訴他，勸他以後可以玩玩，不必再做小說了。因為無論如何，再

做也不會有比我的旅伴那一篇好的！」
我更希望有人，——最好是陳通伯張敬海，因為陳通伯的英文比英國人還好，而且張敬海的英文是同迭更司一樣好。——把我們小說月報記者的批評譯成英文，登在美國的什麼雜誌或報紙上，使那一個問高爾基的呆笨美國人也可以知道，「高爾基的最好小說是那一篇譯成中文的我的旅伴！」

在北京政治舞台上，我們可以看見，無論政治有怎樣變更，總是「十八個羅漢」，年年換。「逃來逃去，仍舊逃不了那「某老」

「某老」的什麼壞東西！
但是上海的小說月報，我們也曾看見，無論每年正月怎樣有一番革新，也總是那幾個舊脚色來撐場面。這些老脚色的臉譜，唱工，我們實在有點領教夠了！江南自古多才士，我們的新進作家那裡去了？

最近聽見傅增湘君說，「讀書要先讀書皮，書皮讀不通，還讀得通書中的內容嗎？」是的，我也應該讀小說月報的書皮了，「本社投稿簡章」上說：

「五，投寄之稿，本社收到後概不答復，亦不退還，並不能告知投稿者能否預先登載。」

一堆一堆的稿子堆在小說月報編輯室裏，編輯先生在上面批了兩個「未閱」的紅字。

多少青年作家的心血在編輯先生的「未閱」兩個紅字底下消滅了！編輯先生老爺開恩呀！請你閱一閱，使我青年作家的心血不致白費罷！唉！！

禮部額外文件

凱明總長先生：

我寫這封信與你，乃是因為你榮任總長的緣故，並無別事。我本想寫一封通的文言信與黃狗總長，可又恐怕狗屎撒得滿頭，如李七更君之自討沒趣一樣，故而寫了此封不通的白話給您。我想今庚本是毛遂自薦之年，士大夫得意之秋，今日又喜逢黃道吉日，此信寫出，貴總長必笑顏怒開，至少也賞給小的一個出身，與小的交換條件，給一個局長。我對於貴報的宗旨，是有生以來就贊成的。你的人格與學問，早就做了我先天的恩物。我生性慳直，不會恭維人，如今左思右想，只覺『說到先生屁亦香』便了。先生於此，可見我正是一個硬人，正是一個今之佳士。至於我的本領，却慚愧得很，只有多才多藝一語足以盡之，我能打鐵，也能辦教育；能講政治，也能做出版事業。如果貴總長有嗜好，我還可以替你打泡子。此外尚有能做之事甚多，當另開清單呈報；此信只是具一甘結，為貴總長門下張張聲勢而已。抑尤有懇者，望貴總長援「每則均有答語」之例，

在此信後面硃批數行，小的當視為不世之榮，生則奉為冠誥，死則移作銘旌，不勝惶恐之至。

卜效廉頓首拜上。

二十年不見敦甲，熱腸傲骨猶如曩昔，所謂薑桂愈辣者非耶。愚忝長禮席，一無建樹，騎虎逕行則貽譏赤化，委蛇退食又自慚素餐，兩難相併，一去為高，故已謝去政務，俾得逃禪，留下頭銜，聊以娛老。足下長才大力，愚所素佩，常與續谿次長論及，謂斯人不出如禮教何，亟欲羅致，唯以足下閑雲野鶴，高蹈遠引不知寄跡何處宰相衙上，問訊無從，相與扼腕太息而已。頃讀手書，乃知硬骨之仙禽，忽作入懷之窮鳥，驚喜之情如何可言。愚雖已退隱，無能為役，續谿次長執掌部務，奮達有為，久耳休名，樂思借重，近來議定振興禮樂，首在復春秋時女樂之盛，得足下為之主任，不特個人得噉飯地，亦中國風化之福也；足下亦有意于此乎？如何乞與續谿次長商之。恥齋君亦當今俊拔之士，唯年少氣銳，悞拂虎尾，可為躁進之戒；某公非不知憐才者，其摧拆之蓋即所以玉成之耳。愚舊號凱明，昨吾友華生告我，袁項城名為世凱，愚義不與奸雄同名，故于孔聖誕日改為今名。

豈明。